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編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30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鳳凰出版社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30

省部



ISBN 978-7-5506-2279-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省部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辦公室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506-2279-1

I. ①江… II. ①聞… ②陳… III. ①江蘇省—地方
志 IV. ①K2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52778號

- 書名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省部
編者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責任編輯 王劍 王愛榮 吳瓊 顧娟 崔廣洲
裝幀設計 姜嵩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揚州市開發區鴻揚路22-2號(6幢), 郵編:211153
開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張 1863.25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279-1
定價 39200.00圓(全四十九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4-87969255)

江蘇省通志稿（三）



繆荃孫
馮煦等纂修
莊蘊寬

第三十册目錄

江蘇省通志稿（三）

.....

〇〇一

江蘇通志大事志稿

明萬曆下

大事志

明萬曆下

蘇州府志卷三十一
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戊子起原任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沈一貫為南京禮部尚書

壬寅允兵部覆鳳陽撫按議將沿海通泰等七衛所秋班軍二十九百餘名盡留防海事寧入衛

二月乙卯戶部郎中華存禮請復老黃河故道立清草灣工部侍郎沈節甫以為復者議難輕議濬者似

或可從乞命德河委官查勘與原題腰鋪工程利害孰多事體孰當工費孰省疏內所稱挑源四壩

及小河口董家溝等處濬塞是否可行又言近來河患在於河身日高在清口則雖水不得出而為祖陵

憂故開腰鋪者所以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高在鎮口則開河之水不得出而為運道憂故開韓家莊者所

以洩開河之水而保運道然皆補偏救弊臣部日求治本之策而未得乃議者終此多不可行之事宜概

覆停上曰可

癸亥直隸巡按蔡才奏稱淮安通濟兩乃漕運咽喉請濬開左舊河更開開右新河三開並出獲利而免

害又欲加培左畔大堤部議行德河相度從之三月己丑先是南京余泗陸可教條奏一切利額分

撥貢生就試南京併增解額一慎稽覈嚴禁雜流入

貢太學民俊亦必限年試藝其以學行聞者獎一定

課程諸生須習經書正文及大誥通鑑集要大明律

令一優禮遇有司不得鄙夷諸生當隆重體貌以重

簡押一廣書籍自購給四方內府藏書外其永樂間

所纂大典令出差御史刻頒貯兩雍都覆俱如議

但貢生不必分試增額

四月辛未金壇等縣送犯趙州平等私蓄兵器扶書

巡按陳遇文擒獲以報因請安人心嚴稽察詔令本

犯勿得枉縱姑赦脅從仍飭保甲

六月丙辰南京北田御史陳所同請追屯州縣設立社倉以本職及前御史贖銀雜穀貯之贖福一併寄貯春給貧軍以為子種秋減加二還官歲為常歲如

議但立倉煩擾不若分發各印官董其事可之

辛未崇明縣報獲^{日本}船一隻^{日本}三十四名兵部言但

令應天撫按研審真偽不必解往之

八月乙亥陞吏部左侍郎趙泰魯為南京刑部尚書

以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李戴為南京戶部尚書

九月己卯陞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褚鈺為尚書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以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回部管事

壬午陞兵部左侍郎顧養謙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

辛卯陞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張養蒙為左僉都御史

協理院事

戊戌起任陝西巡撫趙可懷為南京右副都御史提

督操江

庚子陞兩廣總督陳渠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糧儲

十月己未陞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朱鴻謨為刑部

左侍郎

十一月乙亥陞南京操江都御史趙可懷為兵部侍郎

兼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甲申起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補原職

乙酉起原任巡撫賈待問為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

庚寅陞南京通政司參議白棟為應天府府丞

十二月丙辰前崇明擒獲夷船再加譯審令琉球國

陪臣認識實非^{日本}人兵部覆請就令琉球陪臣帶回

本國以載不殺屬夷之仁仍賞捕船員役以示激勸

上曰今後沿海地方獲有夷人船還要詳譯真偽毋

得希圖功賞枉害遠人

丁巳蘇松巡撫鹿久徵題稱三吳連歲荒歉百姓困

苦未蘇太倉嘉定上海三州縣又遭霖雨淹沒殆盡

乞將漕糧太倉州改折四分上海縣改折六分嘉定

縣原係折徵有所逋十七年原停銀兩及三州縣十

九年未完各項銀糧俱乞蠲豁戶部覆奏太倉上海

漕糧如數改折嘉定漕折准分兩年徵解其三州縣

各項未完准候豐年帶徵如議行

戊午應天巡撫朱鴻謨奏蘇松二府急缺祀段工料

價擬將常鎮二府段價餘銀借給乞酌緩急織進章

下工部議留蘇松兩府解部料銀以充費不必那借

常鎮併請推緩急量為減省如鴻謨言上諭遵前減

數分運之旨行

卷二十三

二月丁未詔以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一魁陞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都河道

庚戌原任南光祿署正王汝立捐銀三千兩助築淮

安廟灣城撫按請加銜建坊以示激勸又管清江廠

工部員外色應魁將廟灣鹽所抽分柴席銀一千五

百兩助役併乞紀錄工部覆奏宜如所請從之

三月乙亥工部都給事中吳應明奏准黃二流會于清口而海口一帶則准黃之尾闕也先因黃河遷移無常設遙樓二隄束水歸槽乃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河阻遏清口以內則淤沙橫截強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准水僅出沙土浮流而積蓄于盱泗者遂為祖凌患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河或從清河南岸另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南啟閘一遇運淺即行此河六策之便者至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即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於此處建南淮平則閘秋漲則閘使不得為凌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堤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浸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病故拆張福堤而于清口造堤以連之六兩利也疏下工部覆據腰鋪支河之開歲濬清口之議容臣等行總河詳勘次第舉行至疏海口開老山子決張福堤與夫建南扒沙壙土甃石之議事難遂對恭候命下行漕部院及各御史會勘盡一以憑宸請裁奪詔如部議

甲午兵部題議准揚按臣吳崇禮疏稱訓練民壯既

成行伍務時加訓練不得始勤終怠至所議留馬價一萬兩見今同庫罄竭何敢強往徐州等七衛所班軍仍照原題撥按官于內挑選一千名暫留防海餘俱赴京入衛從之

丙申工部議覆淮安府管河同知唐民敏因勘徐州管河州判彭鶴魁河工歲修銀一百八十四兩以致牛市口決潰先經總河潘季馴題參民敏不即承問致彭鶴魁去遂并劾民敏革職蓋民敏與彭鶴魁先同官徐州季馴疑其有庇也乃勘科張貞觀極稱民敏清吏才吏止爭唐麟河總河王塞民敏主留運衛民敏借彭鶴魁事以發之除彭鶴魁追贓發遣民敏相應憐惜遇缺推補從之

四月癸亥直隸巡按牛應元因瞻謁祖陵目擊河患乃繪圖以進隨上疏言黃淮交會其來已久合獨黃高淮壅者起于嘉靖末年管河部臣見徐呂二洪巨石峽巖橫亘水中運船不便令工鑿去河失衝激之勢而沙日停河身日高于是潰決起矣當事者計無所之當河兩岸築長隄以夾束之石曰樓隄樓隄決決更于數里外築重隄以防之石曰遙堤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但黃淮原有玉會處黃從西北來

自清河縣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
而稱老黃河是也永樂初年平江伯陳瑄以其迂曲
往駱家營開一支河為見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度
曆年間復往草灣開一支河黃舍故道而趨以致清
口至會處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入各河口淮安
士民于各河口築一土埂以防之嗣後黃淮暴漲水
退沙停清口遂淤今所稱門限是也此時常事者不
思挑開門限沙惟習築塞之故習費鉅萬金錢倍土
埂築大堰橫亘六十里名曰高堰全淮正流之口置
不為理後將從旁入黃河福口一併築堤塞之遂倒
流而為淩泗患矣前歲勘科張貞觀始議開門限沙
裁張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間統之全以淤
沙未盡挑開即腰鋪功成淮水未能出也況目今下
流鮑王諸口已決難以施功豈若後黃河故道盡開
清口淤沙之為要乎至欲于上流施功則不如科臣
吳應明疏中所引就草灣下流潘諸決口俾由安東
歸伍港是一策也不則原議周家橋量為疏通亦為
一策若乃急將黃壩或家等見決水口早為堤防又
于蕭牆等淤漫處挑成渠道又于符離集一帶河身
淺阻處量為疏利至宿遷縣西舊有小河一道為淮

水入黃正路急宜挑開使有所歸大意唯以緩淮故
道開門限沙為主而腰鋪之間海口之潘在兩緩者
已而德河舒應龍報稱張福堤已決百餘丈開口挑
沙見在行功至腰鋪之間尤不可廢事下工部侍郎
沈思孝因奏言臣頃道出淮口詢向父老皆謂黃高
勢猛淮弱倒灌於此患者惟有復老黃河于上以奪
其勢開清口沙于下以通其流因詢所為老黃河則
自桃源縣三義鎮起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尚
存工費似易一意開潘河勢必分為二一從故道抵
賴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患必為弭矣第甲乙未
定既奉有差官踏看之旨請著力工科一人會同
總河總漕典古御史程長計議務期會謀畫一永有
利賴可也上詔著力科臣一員去會同地方官計
議其工易舉者作速隨宜疏浚以安陵寢若事干重
大垂永利者仍確議奏報不得仍前怠玩以取罪戾
五月庚子御史高舉疏稱黃河為患自古記之未聞
淮水之為患也淮之患起於高堰之築張福之隄臣
往歲祇役江北曾議疏周家橋以殺淮截張福隄開
門限沙以洩淮至高堰東擇高寶淮揚末可盡去惟
富于周家橋大開口小河口武家墩綠楊溝及前西

挑忠通河諸處詳擇要地建滾水石壩各于壩外濬河築岸使行地中由白馬汜先茅湖會入邵伯憲害高寶開河塘埂舊建十二閘外疏成十二河皆洩湖水而注之海者宜改前閘為壩閘之入海之途又灣頭而下舊有芒稻河揚州而南舊有瓜儀兩皆洩湖水而注之江者宜將芒稻河大加疏掘濱江處多建水閘以廣入江之途然而海口日壅則河泥日積河身日高欲二潰安流不得也顧海口沆瀣不能為力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近日所決蔣家鮑家吳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濬成河俾徑由灌口入海似為上策有謂三義口駱家營修復老黃河故道又之一策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委任責成則惟天語勅屬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樊兆程上言欲導淮先疏黃欲疏黃先開海口然而舊海口決不可濬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濬成河令往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議部臣沈思孝覆言御史巡歷其地見開既真議論皆鑿鑿可行至治人責成之說尤探本之論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將此疏及兆程五口入海之奏併行勘議以固水利治行勘河科臣並總理河漕及各御史將各疏條議與疏中未盡事宜一一商榷具奏

六月癸卯準巡撫南輔右副都御史謝素高南京總理事務部尚書楊一魁以御史秦懋義論其力薄不堪難鉅乃上疏乞罷且言清口宜濬黃河故道宜設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減水閘壩不必用乞查臣先濬奏議併行司道文移苟有可採勿因臣去而廢其言治以盡心任事不允辭

己酉巡視南京營務處管倉御史段尚緒陳倉儲八事一曰酌僱役每月令軍餘出錢以許募工以恤其困一曰議協管倉倉及時修理不必拘會估以誤其期一曰稽時用量其不堪貽來者先修以別緩急一曰覈成數預查一應貯厥數若干以定歲修一曰速開報往小損者亟修葺以省工役一曰慎委官專責庶能以計成功一曰審制度務修築高厚如法以固永久一曰重考成必查任內修理勞績以責實勤先行南京戶工二部的議至是工部覆請治志報可

主事御史夏子臣疏請決高堰其畧曰高堰者即臺臣高舉所云大澗口淮水所由以直趨東注之處也築之自舊河臣潘季馴始臣常讀其治河之疏矣謂海口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河又非可以

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堤防俾無
傍溢此其大指也毋論海口終塞無歲不有導黃之
役即淮水之舊自西而東稍折而北由清口會黃入
海此故道也而強弱無敵清口漸淤今所稱門限沙
是矣淮水欲出清口會黃既不可得則就下順流取
道大濶口而臨海東注非其性則然我而奈何阻之
彼一淮也既為黃道而不得入海又為堰阻而不得
入湖游漫泛漲固其所矣三祖真穴名舊龍嶼其地
冬夏草色常青旺氣所鍾者也萬曆初年堰成而金
水河壅而不行即年河流日增玄宮之上水且盈丈

議者既不敢言又不能敕初建堤以禦之而堤內之
水自若也尋又建子堤以障之而子堤內之水自若
也尋又設水車於子堤以撤之而隨撤隨盈舊龍嶼
之淹又自若也前勘河使者亦明知之第以高堰糜
帑可數百萬一旦破之則前功盡棄於首事諸臣不
便遂決棄庇之而以治黃為請有欲開海口者有欲
開橫沙者有欲開雲梯閘者不惟無救於淮亦無救
於黃何則海口之決不可開也橫沙下為鐵板沙上
為柔沙人力莫施其不可開行通之人皆知之草子
湖在高堰之東合非不流草灣河在清河之南即黃

河見流之處皆無俟問也惟腰鋪議開新河至周家
莊四十里其地洩水不多開之徒費財力雲梯閘又
在安東之下隔黃甚遠更為迂濶就令各路可開亦
為費劬數年之浚近者按臣欲開施家溝周家橋使
淮由高寶湖而出此即開高堰之意但二處各數百
里費出不貲即開亦以年計急敕祖陵非開高堰不
可臣請舉不問高堰之說一一破之彼以堤束水以
水刷沙之說數十年無一効要容藉口矣有脫形勝
之說以存高堰者必曰淮黃合襟形勝在焉然當淮
黃會合為生聖祖之時未有高堰也相傳龍首玄宮

也校合襟孰重今沈水底有年矣且諱而不言而力
爭合襟以鳴言形勝乎又有為運道及厄高寶之說
以存高堰者然而高堰之築繞二十餘年而國家轉
餉二百餘年矣未有高堰之先豈遂無運乎且運道
徑黃入閘固不畏黃寧畏淮乎縱可畏尚可移高堰
石堤之費以修湖堤也奈何藉口湖堤強存高堰也
如曰高寶受害則盪湖未嘗不害况高寶之害不在
淮水之去而在湖水之未洩高堰雖障上流寔為厄
實歷年以來土堤之在高良閘者每遇伏秋即遭衝
決石堤之大濶口者每遇洶濤即見崩潰使歷年愈

久能保其不頽而無傷乎然則高堰在為高寶之利
小而高堰次則高寶之害非大也孰若明議而明聞
之使之趨避乎聞科臣張貞觀勸議之時高寶之民
聞如聚訟然試引高寶土民有識者至祖陵一寓目
之則孰輕孰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為變也疏上工部
覆奏以事難懸度今既遣科臣會勘應併行的議上
從之

壬戌南京兵科給事中盧大中以地方失盜參劾巡
邏坐營官張天秩革任因言武臣聽于壞法亂紀者
以革其官事而不革其職銜今日早之明日即鑽求

進用隨草隨補故套牢不可破請自今而後武臣犯
職者比照文職終身不叙兵部覆奏治悉如議

甲子戶科給事中黃運泰言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今
日欲安祖陵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不得不濟黃
河下流以殺其奔淮之勢倘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
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妄論高
寶數郡盡為池沼運道月河勢必衝潰即淮水且終
為黃所遏抑而壅如故大旨欲別尋互港口濬之連
觀口以入于海工部覆請治令勘河管河各官悉心
會議

七月丙戌戶部題覆南京兵科給事中盧大中條議
京衛漕船四事一曰增修船之工價以便責成二曰
酌地方之輪兌以均苦樂三曰立食糧之軍單以杜
偏累四曰覈空船之到數以便修補報可

乙未總督漕運尚書褚鈇奏漕政五事一議早給修
船以蘇民困一嚴核漂派以杜假挽一嚴限起納以
速回空一減造船以省糜費一晒揚糧米以杜事聞
戶部如其言以請皆報可

八月甲辰勘河給事中張全程奏魚桂抵泗州展謁
祖陵見長淮激湍洪波洄流誠有如御史牛應元所

圖上者前此河不為凌患自隆慶末年高寶淮揚告
急當事粗于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以遏之凌張
福以來之漲全河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不敵也
迨凌麓石加築壅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于泗
者僅留數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
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積蓄日益深安得不倒
流旁溢為陵泗患乎今論疏淮以安陵有謂清口當
開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開有謂高
洶施家溝當濬論疏黃以導淮有謂腰鋪可仍有謂
老黃河故道可復有謂乾王二口可因有王家壩五

港口可尋顧淮水之漲雖由高堰之築而工程浩鉅未可議廢且以屏捍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並未挑三十餘里大開加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通濟永濟河引水由窯灣南出口直達淮河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議也工部覆議治作速疏濬毋得推諉觀望

癸亥直隸崇明縣楊大成犯贓論贖為民

九月壬辰勘河科臣張全程總河楊一魁等議欲分殺黃流以避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壅錄於河身日高河高由于海口不深若上流饒分則下流日減清河之口淮無黃過則泗之積水自消而祖陵永保無虞總漕諸欽以江北歲遭大侵民力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淮工部謂導淮分黃勢寔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淮分黃并疏濬海口等處工程逐一舉行其一應工費酌議動支事完日分別勸懲志報可

丙申時治河諸臣議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淮而

漕臣以黃家壩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緩御史牛應元折中其說言治水猶治病病有的證藥有緩急淮黃的證也初因草灣之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口空濶河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勢至沙勢堤防淮壅而潰為患遂滋今欲治標之圖則如漕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防諸潰俱洩勢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原在欲為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功大而利遠但水勢之通塞難定而交會之風脉有妨若歲月不效則

受病無已科臣林熙春言河臣楊一魁業奉重託科臣張全程業奉特遣分勘黃議業奉明旨是河臣既身肩大役原疏所請不過六十八萬金而止國家亦何靳於此惟是蠲免不可不議勸養不可不禁止律不可不嚴顧俯允河臣之請以鼓德兆之心工部而具覆上從之

十月中辰以直隸長洲等十六州縣大罹水災准漕糧改折

丙午蠲免江北被災州縣自萬歷十四年起至萬曆二十一年止未完存留錢糧各有差又准折被災州

縣清糧各有差仍清查各州縣備賑銀米酌量時勢分別賑濟

戊申南京泗州道試御史陳煊舊令寶應慮周家橋既開則必以高寶邵伯為壑運道民產益場交受其害上疏言之語甚激且言治水必先疏下流自興鹽運東如白塗河石碓口廖家港等處條為數河分門出海並浚從下而上將清水口子嬰溝等處疏濬深廣使水有所容又于瓜儀多開南口以廣分洩之路庶免潰決之患又云河強淮弱淮退則可進萬一逞行為患更大五港口之議亟宜舉行大意欲分黃為先而淮不必深治且欲多開入海之路合高寶諸湖之水次第東行周橋武墩之水受納有地工部謂分黃導淮二役伊始重鉅難支復有興鹽開河之役工費更富何底請下治河諸臣勘議報曰可

十一月己巳朔初河漕諸臣欲以南直隸江南等府及浙江原免過江脚米內量復三升准銀一分五釐又欲於江西湖廣二省每石加二升准銀一分以助河工戶部酌議以江湖二省民力困弊不堪加增止以江南浙江原免脚米量復二升以覆報可

辛未時分黃流已有成議漕臣褚鉄終以為慮遂准

安府知府馬化龍分黃五難之說潁州兵備道李弘道導淮宜開高堰且疏上請大意以導淮功小易成分黃功鉅難就惟漸開高家堰急開清口沙方於祖陵王氣無碍而運道民力亦胥賴之疏上科臣林熙春言積水為患淹及祖陵者淮也流行不缺致有退縮者非淮也障水不束令無旁洩者堰也泥沙日淤致淮渾流者非堰也故導淮分黃之議不自今日而已茲矣馬化龍五難之說可置勿問惟是李弘道力主開高堰一節固係非小若以長淮之水盡決高堰而下之臨海東注有不潰潰渠而壞田廬乎或者曰

祖陵運道民生三者高堰未修而無事高堰既修而多事殊不如淮猶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南安流今則河身日高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為淮分黃亦以為淮乞飭工部亟為議復如事有緩急不妨酌量次第舉行工部奉覆言先開議開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警災傷竟至停寢遂貽今日之患上屢聖怒重譴河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再行阻格萬一淮壅為害誰任其咎合備行治河諸臣殫心畢慮將導淮分黃工程亟行興舉其高家壩應決與否仍聽科臣會同河臣從長酌議治報

可

癸未以起復南京禮部尚書王弘海為南京禮部尚書

乙巳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奏尚之治水濬之也非徒之也三十年來當事者不師禹而師縣徐淮之河東之以堤浸浸善決決而塞不勝塞也又外加以堤浸蓋緣曲復運道故以築塞奏功六以築塞貽害頃者議主疏濬分黃以治其本導淮以治其標分黃功先下流安東五港別開海口至為得策獨導淮除濬清口外議開高良澗子嬰溝放淮從廣陽湖東入

于海議開武家墩涇河放淮從射陽湖東入于海廣陽湖濶僅八里射陽名為湖實則為河濶僅二十五丈離海且三百里迂迴淺窄高寶等七州縣之水唯此一線宣洩之宣洩不及即苦淹沒若又決淮注焉田廬鹽場必無幸矣廣陽湖東有一湖名太湖方廣六十里湖北口有舊官河自官蕩直至鹽城石璪口通海只五十三里此河見濶六七丈若加深挑廣此導淮下流入海之一便也至云開周家橋放淮下高寶諸湖從金家灣芒稻河南入于江而此濬此河入江之路甚濫十不能入其一二非開廣十五丈深五

尺許不可工部據疏覆清治令與勘河科臣德河總漕及各御史等官從長酌議以奏

二十四年

正月辛未奉應天巡撫朱鴻猷等條有差以其辭進改定不堪仍勒自後各該織造地方撫按嚴率司府等官用心督造

二月辛亥戶部題應天高淳縣水患改開築壩將該縣漕糧一萬六千八百五十石照依嘉定縣近例永遠改折從之

癸丑戶部題蘇松四府連歲災傷太倉庫米折等銀

已暫准停緩從之

庚申差御史奉元年蘇州秦懋義往蘇松素不賦

律江中書巡按

三月乙未工部覆御史蔣春芳題分黃導淮之說真是石畫第分黃即所以導淮而分黃之工未就則清河口之閘沙高良澗武家墩之建開周家橋之疏河撫臣之議亦確乎其不可易者蓋所以避時下泛漲之水紓祖凌眉睫之急也若分黃大工就緒門限淤沙盡開祖凌無恙黃淮順軌則此數處不妨堵塞使淮水專由清口而出亦無不可今二瀆春流無恙各

工浙次底績乃喜事異論叢爾多口說堪與者曰分黃之工遂成則淮黃不交有傷土氣拘區見者曰高家之堰不折則淮流泛濫終濟祖陵不知武家墩高良潤周家橋即所稱高家堰也高良潤其中而武家墩周家橋其首尾也間此三處即折周家堰矣必如何方謂之折也而堪與之說尤無根據蓋二流之合始於武廟初年祖陵之奠肇於勝國未造我國家照運道原不係於此分黃工程毋論淮黃依合且有重添一合襟者而論者持未之思耳信如彼折堰之說水直南射與黃風馬牛不相及合襟安風氣安在信口而談其於國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不足聽也徒使當事者聞之囂然反其任事之心惟是分黃與開清口沙為第一要務但往者黃流未分一時積淮宣洩未及故不得不同周家橋武家墩等處以洩泛漲之水權為急救祖陵之計若高家堰之不當折則固無容議者乞禁浮言庶便責成議諭既定而庸功可奏疏入從之

四月辛丑戶部覆應天巡撫趙可懷急缺段價上曰東南地方災困織造錢糧難以措辦贖罰銀兩光解三年遂命撫按官督徵料銀供用如有不足再行議

處

甲辰戶部覆總督諸鈺奏摘陳緊要河工上曰河工重大夫役待哺錢糧不敷准借典鹽銀五萬兩令工部作速補還仍截留漕糧六十萬濟用五月辛巳戶部題南京初修虎賁等衛倉廩一十五座計工料銀五千二百五十九兩四錢六分動支修造完日繳報可

六月辛丑改淮安兵備曲喬遷專管揚州徐州兵備徐成位分管淮安地方

戶部題總督漕運尚書諸鈺會同總兵官新建伯王

承勲巡漕御史況上進揭稱每年浙江江西湖廣應天蘇松四通督糧兵備等道管押重運糧船過洪畢日回任每道仍各委通判二員押運至徐立法精詳足稱至善但道府各官乘坐船隻立隨役員役經過直隸地方供應浩繁小民苦累要將浙江江西湖廣廠軍四道參政等官以後止令督押所屬糧船盡數催入瓜儀兩內即與漕儲道交代回任其蘇松四府漕糧獨多計程止隔一江仍令該道督押過洪每道止選委精明通判一員尾催至徐州方回如遇折改漕糧不及十萬道府俱免押運仍通行申諭各官不